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再过两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涌现出无数优秀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在革命和建设的转折时期，走上了县委书记的岗位，可以说，是承担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今天，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在，他们有的在位时间很短，留下的资料也很少，但是，他们的革命业绩不应该被遗忘。

2011年是建党90周年。当时我还在经济日报下属的《中国县域经济报》工作。在谋划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作为全国唯一一份直接面向县市的报纸，怎么能使我们的纪念报道，既具有重大意义，又具有重要特色？经过反复比较、讨论，我们确定了“追寻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征求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的意见，大家都一致赞同。

这次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报社抽调了20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编辑记者，组成多个追踪调研小组奔赴大江南北，共写出刊发39篇稿件。我们的计划是至少追诉刊发100位有代表性的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但是，由于我的工作变动，没有完成这一目标，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为了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我用一个晚上起草了《中国县域经济报社关于开展“追寻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大型主题采访活动的决定》，4月14日在报纸头版头条刊发出来。

《决定》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中国县域经济报社决定开展“追寻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大型主题采访活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 许宝健

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代又一代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前沿，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努力，不懈奋斗，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甚至生命，谱写了一曲曲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雄壮凯歌。

县委书记是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领导力量。他们中涌现出的谷文昌、焦裕禄等杰出代表，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我们选取革命和建设转折时期的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为报道主题，目的是追寻和缅怀他们的历史足迹，抢救和挖掘他们的光辉业绩，总结和反映他们的卓越贡献，铭记和宣传他们的丰功伟绩，学习和传承他们的奋斗精神，为建党9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在报纸头版头条刊发一个采访决定，在我的新闻生涯中还是第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当即在报纸上作出批示。

曾经，一位县委书记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不无骄傲地说，在全县范围内，你们随便问，我什么都知道。但当记者问到“本县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是谁”时，这位现任县委

书记顿时愣住了，随后严肃地说：我要补上这一课。

一篇篇追寻稿件传回来了。刊发前，我起草了“开栏的话”，这也是我从事新闻写作写的最长的一篇“开栏的话”或“编者按”，我给这篇“开栏的话”起了一个标题，就是《补上这一课》。

随着一篇篇稿件的刊发，中国共产党一个特殊时期的干部群体陆续走进读者的视野。在追寻过程中，首先反映收获最大的就是参与追寻的记者。他们反映，通过追寻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足迹，对他们是一次难得的革命传统和党史党性教育，对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追寻活动得到了地方组织、宣传、党史部门的大力支持。他们为追寻活动查阅资料、提供线索、核实细节，有的地方部门还指定专人负责协助，使追寻活动少走了许多弯路。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抽调专人，利用3天时间查阅相关资料，将全省170个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总。

河南省信阳市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仍健在的马任军，已94岁高龄。听完“追寻”记者的来意，老人很激动，连连说：谢谢你们还没有

忘记我！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了，过去的奋斗历史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啊！

读着这些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事迹，读者们纷纷用“敬仰”和“敬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福建省华安县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平浪一生坎坷，却始终坚定如一。1918年平浪出生于四川省，1938年初背着沉重的行囊，跋山涉水，历时近百天，行程三千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大军一路南下，于1949年6月进入福建，成为华安县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经历了“剿匪”和保卫新生政权的不平凡斗争。老人1989年离休后，到各地作了100多场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直到身体撑不住而住院。1991年10月26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拼尽力气发出的声音却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场的人员无不动容。此前，他还留下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成为福建省漳州市第一个自愿捐献遗体的干部。

在追踪采访过程中和稿件陆续刊出后，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反响强烈，普遍认为，这是党史和党性教育的生动一课。不少县（市）领导干部打来电话在肯定报道的同时，还“自我推荐”，主动邀请记者前往该县（市）进行追踪采访。

一位地方宣传部长说：“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竭尽心智，作出了极大贡献，不仅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们怀念的前辈和学习的榜样！对于这样的追踪采访活动，我们地方宣传部门一定倾尽全力配合。”

一位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亲属表示：“追寻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记录和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卓越贡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报道能让如今浮躁的年轻一代增强对党史和党性的认识，有重要教育和引导作用。”

一位党史研究室主任说：“如今能记起他们的人真是不多了，你们通过报道来挖掘他们的光辉业绩，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需要我们后人去加倍珍惜。”

一位中央某部门的处长说：“看看这些老前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却有那么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如今，生活条件提高了，他们中的一

些人依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我们也深受教育。”

一些读者看了报道后表示，这是宝贵的资料也是更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位地方史志办主任说：“我已经从事地方史志工作几十年了，一直有一个遗憾：包括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在内的许多为党和国家作出极大贡献的人，没能对他们留下完整的记录。史料中倒也有对这些人的记载，但都非常少，也非常零碎。虽然几次都想着手做这件事，可是囿于人力、物力等各方面原因，只得作罢。作为一份经济类报纸，能积极策划并付诸行动，非常不容易。希望你们认真、严谨地把这件事做好，方便的话，将资料及成文寄给我们。这些资料，不仅能丰富我们的史料，也可以为我们今后类似的工作提供一个思路。”

“我去年退休，很想为我父亲写点什么，为后人留下点国家由贫穷、柔弱、差点亡国，到这代人奋起抗争、转变国运的故事，以此歌颂共产党，歌颂这一代人在历史上的功绩，以激励儿孙辈，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而努力奋斗！但一直苦恼于自己没有写作水平。没想到贵报与我联系，追寻我的父亲，非常感激！”一位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儿子激动地对前去追踪采访的记者说。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2011年6月中旬，中央新闻单位对追寻活动给予了集中报道，新华社发出通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及中央各大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刊发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也作了重点播报。

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他们大部分已经离去。但是，他们不能被遗忘。



山川之宝 惟德乃兴

□ 郭 峰

《诗经·小雅》讲：“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鹿，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寓意着福祿。关于德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白鹿遗踪”，讲的是隋朝鄱阳郡都尉张蒙喜欢狩猎，某一日狩猎时发现了一只白鹿，于是翻山越岭穷追不舍，后来发现白鹿消失在一个山洞里，张蒙进洞寻鹿却意外发现了银笋，由此开启了德兴银矿的开采史。

唐高宗上元二年，朝廷在德兴银城开设银场，任命德兴人邓远为主事，全面负责采冶之事。当时这里是全国最重要的产银区，被誉为“大唐银冶第一山”。唐宣宗大中三年，银产量占全国六成，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

公元675年初冬，受唐高宗委派，饶州刺史徐晃来德兴检查工作，因此人生性贪婪，当天晚上暗示邓远行贿不成，便产生了陷害邓远的恶毒之心。第二天上午在视察炼炉时，趁邓远等人不备，将早已准备好的藏在衣袖中的一块银锭抛入翻滚的炼银炉水中。因年初邓远已经将当年银产量上报了朝廷，朝廷也根据上报情况核定了税负，如果徐晃的阴谋得逞，抛入炉水中的银锭化成银水后，每炉的出银量就会增加，累计起来，上缴的银税就会猛增。这样，一来可以治邓远瞒产漏税欺君之罪，二来会导致百姓的税收负担大大加重。面对这种情况，邓远不顾生命危险，伸手探入炼银炉水中，将那块就要化成银水的银锭捞出。徐晃的阴谋被当众戳穿，这个贪官也被德兴乡绅百姓告倒，罢官！但邓远却因严重烧伤而亡故。

邓远死后，德兴人为感念邓公之德，在银山脚下特意修建了一座邓公祠，以此纪念邓远。这就是德兴人民代代相传的“红炉著迹”故事的由来。“红炉著迹”也有说是“红炉铸绩”，意思是永久地把邓远的功绩和品德镌刻在德兴人民心中。

转眼到了公元938年，南唐烈祖李昇在调整行政区划和整治盐银业时，考虑到德兴的重要性，决定在此设



县。可取什么县名呢？李昇在听了邓远的故事之后，思绪万千，回想起唐朝末年“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圆幅数百里，人烟断绝”的百姓疾苦，又联想到自己创业之艰难，情不自禁地吟出了千古名句“山川之宝，惟德乃兴”。意思是高山河流蕴藏着无尽的宝藏，只有施行德政，用仁爱之心爱民，启用有德之官管理百姓，真心为民谋幸福，才能够真正发挥资源宝藏的作用，富裕一方黎民百姓。德兴县名由此而来，一直延续至今。

自德兴设县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德兴人民用自己的理想、奋斗用心诠释着“惟德乃兴”的真谛，积极为德兴发展学技能、献计策、干实事、树形象，使“惟德乃兴”成为德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传承动力。德兴这座千年铜都，焕发着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历史与现代熔于一炉。德兴有一千多年的建县史，悠久的历史孕育了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最为著名的是矿冶文化，自隋唐年间开始开采金、银，鼎盛时期在唐宋两朝，整个宋朝65%的官银产自德兴，德兴成为当时朝廷名副其实的国库和货币制造厂。在矿冶开采史上，德兴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湿法炼铜鼻祖张潜，他写的《浸铜要略》里面记载的湿法炼铜技术比欧洲足足早了500年。人文

盛的进士文化，自隋唐开科举以来，德兴共诞生进士421名、状元2名，涌现出南宋治荒名吏董谓、抗金名将张焘、大文豪汪藻、明朝户部尚书夏元吉、明朝“遗爱在民”的清官舒清等许多名人志士。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化，德兴是全红县之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革命先烈光照后人，彪炳千秋，牺牲人数多达24715人，约占当时全县人口数的1/4。多元融合的移民文化，德兴人中1/3人口来自浙江，1/3来自祖国各地，1/3为本地人，为此，德兴人普遍具有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精神。德兴也是一座现代气息浓厚的城市，矿业经济非常发达，冶炼技术世界一流，近年来地方工业发展迅速，城乡建设也日新月异，一、二、三产业实现融合发展，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现代气息。

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同在。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之美誉，已探明储量并开发的矿产达30多种，其中以金、银、铜、铅、锌为主，铜储量达900多万吨，黄金储量达370吨，银储量达3100吨。境内有亚洲第一大的露天铜矿——德兴铜矿，目前铜矿每天矿石的开采量高达13万吨，每年铜的产量16万吨，为亚洲最大；金产量每年约10吨，居江南之首；银的产量每年约200吨。德兴是典型的山区城市，2101平方公里国土面

积上80%都是山林，生态环境非常好，森林面积24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6.2%，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说。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清山北部就坐落在境内，奇峰怪石、古松珍卉、流泉飞瀑、云海雾涛、古代建筑、五大奇观，构成了三清山独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奇观。国家级旅游胜地——大茅山风景名胜，层峦叠嶂，云雾缭绕，玉泉溅珠，流水潺潺，景色秀丽，气候宜人，素有“小庐山”之称，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双溪水库，周围山峦起伏，竹木青翠，水光山影，令人叹为观止。凤凰湖水连天碧，与江南四大名楼——聚远楼交相辉映、如梦如幻。

发展走上快速路。德兴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处，区位优势明显，随着近几年交通高速发展，德兴形成了德昌高速、德上高速、杭新景高速和合福高铁、九景衢铁路“三高三铁”的发展布局；城市周边一个半小时车程内有南昌昌北、上饶三清山、景德镇、黄山、武夷山、衢州等6个机场，今年德兴还启动实施了通用机场建设。同时，德兴坚持新发展理念，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崛起的目标，培育壮大了有色金属（黄金）、先进机械制造、大健康等三大主导特色产业，并获得“中国铜都”“中国遮阳产业之都”“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等称号。

宜居宜业与宜游。德兴一直是江西省工业强市和经济强市，2018年财政总收入突破40亿元大关，增长11.55%，成功入选“全国县域经济强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兴每年民生支出占比达80%以上，并在江西省率先实现了城乡医疗保障、城乡供水、镇村公交、城乡垃圾处理、公共文化服务等“五个一体化”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对全市26万亩水稻全部免费购买保险等“两个免费”的全方位保障体系。所以，德兴人幸福感很强，德兴是江西省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也是中国最具魅力宜居宜业宜游城市。

（作者系江西省德兴市市长）



江西省上饶市西南方约30公里处有一座鹅湖山，山势绵延，山峰叠翠，松林簌簌，溪水淙淙，景色秀美宜人。北麓一山谷平川处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古书院，书院与山同名曰鹅湖书院。它曾与庐山白鹿洞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南昌豫章书院齐名，并在灿若星辰的哲学及教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古代江西书院发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一座书院。

鹅湖书院的建造起因于影响深远的“鹅湖之会”。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浙东大儒吕祖谦在福建与朱熹二人合编《近思录》完稿后，邀请朱熹前往鹅湖寺与陆九渊、陆九龄进行学术讨论，意欲调和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在学术上的分歧。六月，朱陆双方约应在鹅湖寺“相与讲其所闻之学”，并就治学方法和修身之道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我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和教育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会，也是我国学术史上最早的学术论辩之一，它对促进书院以后实行教育“会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人为纪念这一名载千古的学术盛会，在朱陆聚会之地鹅湖寺旁建四贤祠以祀之，明景泰年间正式更名为鹅湖书院。

“文墨传真意，丹青吐芳华”。在8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鹅湖书院迭经兴颓修扩和风雨沧桑，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文士哲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书写了古代江西书院发展史上灿烂的一笔。现今的鹅湖书院已成为当代学人研究古代教育、哲学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中外游人访古览今的旅游胜地。

书院背靠鹅湖山，左拥鹅湖塔，右揽鹅湖寺，左右两侧山势合抱，前有一石山作屏，四周重峰叠峦，山间鸟鸣嘤嘤，置身其中心情顿时豁然开阔起来。进入书院头门，一座巍峨挺拔的青石牌坊迎面而立，“斯文宗主”四个遒劲潇洒的大字赫然入目。

漫步在这古代青衣学子慕名而趋之地，白墙灰瓦间的时空宁静而清幽、芬芳而宜人，移步换景中散发着温和淡雅的书卷气息。

想当年，朱熹45岁，理学大家，声名远播；陆九渊36岁，初创

走进鹅湖书院

□ 方 军

心学，初出茅庐。虽然两人在当时的学术地位是有差距的，但朱熹对陆九渊并无轻视之意，陆九渊对朱熹也无畏惧之情，两人以平等的姿态坐在一起激辩学术、探寻真理。尤为可贵的是，两人学术观点虽然迥异，但并不影响此后双方的学术交往与友谊，相反“鹅湖之会”后，朱陆两人的学术交流更加密切、友谊更加牢固。

朱陆“鹅湖之会”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13年后南宋文学家陈亮与辛弃疾又在鹅湖寺进行了一次“鹅湖之会”。两位壮怀激烈、文采飞扬的爱国词人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尽情倾诉报国志。陈亮“逗遛弥旬乃别”。离去次日，辛弃疾犹未尽，复又追赶陈亮。夜半投宿于吴氏泉湖回望楼，闻邻人笛声凄然感伤，赋《贺新郎》词，抒发惜别之情。此后，辛陈赋词多首唱和，慷慨悲歌令后人掩卷叹息。辛陈“鹅湖之会”，高山流水剑胆琴心流传千古。

时光荏苒，精神永恒。800余年虽过，鹅湖书院就像一个沧桑老者始终端坐在鹅湖山下看风吹稻浪、豚栅鸡栖，而我们依旧能感知到书写在这片千年一辩之地上的人文精神与散落到乡野间的袅袅书香。

